

西遊散記

梵影

九 那爛陀

那爛陀，又名施無厭，是以龍立名的，始建於公元一世紀時代，當初不過是一座大寺院，到了第七世紀，却成爲當時印度最高的學府，爲佛教學術之淵藪，優秀僧材，皆在這兒修學佛法，並精研世典。主持這門學府的高僧，是印度當時大名鼎鼎社會第一流名學者——戒賢論師。那爛陀能成爲佛教聖地，不被人忘懷，就是肇基於此。

談到那爛陀寺，就會想到我國高僧玄奘和義盛法師，他二位是中國佛教有名的出國留學僧，先後在那爛陀求學；且是當時學府的高材僧，尤其是前者，聲威震於五印，爲中國佛教創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，爲中印兩國搭成了文化交流的橋樑。所以，那爛陀聖地在我國人心目中，有一種莊嚴神聖的力量，我們這次來到印度，當然不會把這個聖地遺忘。

那爛陀在馬昂村郊外，距靈鷲山約十英里遠，只因爲這地方不及菩提場和靈鷲山佛跡出名，以致湮沒了一千多年，無人知曉。至公元一九一五年，才由印度政府派考古學家發掘，發現了很多遺跡，證明確是古代佛教大學遺址。

當我們由靈鷲山出發，駕着頗笨不寧的汽車，在灰塵滾滾的馬路上奔馳，經過一段段金色的高粱田野，歷一小時光景，抵達了那爛陀遺址。到這個聖地來參禮，要購買入門券，這與別處聖地不同，我想，印度政府真會括龍，竟在佛教聖蹟上打起了主意，也許他們派考古

專家來掘發古蹟，目的就是要撈一把錢吧！

從西域記及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二書中，我們都知道一千多年前玄奘法師求學時代的那爛陀寺，住一萬多僧衆；這次我到這裡，親眼看到這麼一片廣大的廢墟，信知二書所載，確有其事。

那爛陀至今沒有一座完整的房舍，數十畝濶廣的墟址，是一格一格長方形古牆腳，小方格廢址是比丘臥房，大方格廢址不是古代講經堂就是佛殿。

東面盡頭遺址，尚遺留沒有倒塌的古牆，高的有一丈餘，矮的約數尺，牆身用紅磚砌成，厚實而堅固。有的廢牆壁上仍存凹入的小佛龕，這無疑是古德供奉佛像之用。

小小的古石塔，一尊尊散落在廢墟上，增添了一派道場氣概。這些小塔建起的因由，是古印度的風格，經常舉行辯論大會，辯勝了論師，就得建一塔作爲紀念，那爛陀大學，當時人材輩出，與諸外道較量，有論必勝，可知這些古塔，就是昔時高僧的榮譽塔。

還有最好的遺跡，那就是大紅石上雕刻的佛像、菩薩像和天人像，不敢說雕得栩栩如生，至少說得上手工精巧，神韻十足。最惹人注意的，是一座尚沒有倒塌的平台，高約數丈，從下而上，有一層層的石級，這個古建築，是不是古德法師的大法座呢？沒有證實之前，我不敢自作聰明，遽下斷言。

北平平地上，一連貫好幾口古

井，明潔泉水從底湧出，有印入正在以桶吊水，我趁機討了些水解渴，不知是天氣炎熱？還是心理作用，我覺得所喝的水，味甘而甜，清涼可口，說恭維一點，那就要稱爲聖水了。

走到廢墟東盡頭，有一幢沒有瓦椽的古磚屋，裡面有一尊黑色大佛像，外面圍以鐵絲網，不許任何人參觀，我與導遊乘人不覺，偷偷爬進去，向坐在草地上冷清清的石佛叩了幾個响頭，並拍攝了幾張照片。原來這裡面的佛像不久前會發生一段奇事：

那時候，印度還是英國的殖民地，英國人仗着槍炮子彈的雄厚資本，到處殖民，凡殖民地地方有好的東西，或有歷史價值的古蹟寶物，都被他們搬到倫敦博物院去。那爛陀這尊石佛像，也許是有歷史價值，竟被英人看上了，以千斤吊搬上汽車，妄想天開要運到英國去，奇蹟就在這時出現了；千斤索將石佛剛剛吊起離開蓮座，石佛沒有隨千斤吊上升，反而直往下墜，石像佛安然坐在平地上，英人不服氣，以千斤索再吊，石佛越吊越向土內下沉，費盡了英人千方百計，都不能使石佛離地半分，這時英人深信佛的靈通，不敢再搬。從此這尊石佛便坐在蓮座前的地上，而不是同其他佛像端坐在蓮台之上。有人說：石佛不肯離去，是象徵那爛陀道場有大興盛的日子，我腦子裡倒另有一種想法；石佛不離本有道場，是熱愛祖國，保持東方民族本有道精神，不願做外國殖民，也就是不願洋化。

那爛陀遺址這麼大，沒有一間寺廟，四週人煙又是那麼稀少，政府所設的只有一個考古博物院，裡

面陳設在那爛陀聖跡挖出來的石佛像、銅佛像、和古時的瓦質器皿用品。有一個土黃色的圓口瓦淨瓶，高三尺多，土頭土腦，是一個十足的古董貨。

照一般的規則，博物院所展示的東西，只許參觀，不許攝影，這倒不可非議，但奇怪的是這個考古博物院，有各種古董相片出售，我們來到聖地既拍不到聖地上的古蹟，當然只好買現成的相片，這正契合了印度政府的生意眼。

距那爛陀二里多遠，現今有一間那爛陀佛教大學，學僧來自各個佛教國家，專攻佛學，至於校舍怎樣？主辦人是誰？校長是誰？我們沒有前去參觀，只是在加城和該大學一位會說中國話的學僧談過幾次話，從他的口裡，我知到這麼一點點情形。（左圖即那爛陀遺址）

